



小说《房间》(Room, 2010)是现居住于加拿大的爱尔兰女作家爱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 1969-)的作品,被评为“2010年讨论最多、评价最高的话题小说”、“《纽约时报》畅销小说、年度十大好书”、“邦诺书店年度最佳小说”、“《图书馆月刊》年度十大好书”等,并入围了2010年英国曼布克文学奖。除以上提及的荣誉之外,该书还获得了加拿大罗杰斯作家信托小说奖、爱尔兰年度小说大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英国国家银图书奖等,同时荣登独立书商联盟选书榜首。《房间》售出了超过30种语言版权,中文简体版已于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出版后,全球主要媒体给予了很高评价。《独立报》评价道:“透过杰克的叙述和他勇往直前、大刀阔斧运用他小世界的语汇来创造意义的努力,本书自成一格,不能用任何既有的分类归纳……杰克新创的这种一针见血而富有冲击性的语言,以惊人的力量与兴味,掌握他备受限制的生活……”本书经常在深邃的黑暗与近乎喜剧的亢奋情绪之间穿梭自如。”《科克斯评论》报道:“多才多艺的多诺霍,用一个5岁男孩的声音,叙述这个在伤痛中求生与康复的故事……多诺霍巧妙地展示母亲与儿子在适应自由生活时,需要克服各自截然不同的难题……全书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刻,似乎是妈再也无法面对她为了保护杰克所做的抉择。但杰克的叙述却足以证明,她养育了一个聪颖、敏感、任性的孩子——有点古怪,这是当然,但也很有韧性,而且妈一定会发现,那韧性就是来自她身上……”

爱玛·多诺霍出生于都柏林,作品以当代及历史小说为主。她曾经出版长篇小说《妙》(Stirley, 1994)、《头罩》(Hood, 1996)、

《荡妇》(Slammerkin, 2001)、《生者面具》(Life Mask, 2004)、《着陆》(Landing, 2007)和《封城的信》(The Sealed Letter, 2008);以及短篇小说集《亲吻女巫》(Kissing the Witch,1999)、《生鬼子》的女人》(The Woman Who Gave Birth to Rabbits, 2002)、《敏感话题》(Touchy Subjects, 2006)。此外,多诺霍还撰写文学史、舞台剧与广播剧。

《房间》何以拥有如此大的魅力呢?首先,爱玛·多诺霍的文字具有强大的魔力,能够把天真转为恐怖,又将恐怖化为温柔。她以悲悯的文学风格,巧妙地构思了一个匪夷所思、狂野而纠葛的故事。其次,该书以令人赞叹的想象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独特的叙述视角,使读者心甘情愿地为它沉沦直到最后一页。此外,它引发了人们关于忠贞、勇气、希望与爱、获得救赎的人生思考。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角度进行深入解读的书。

《房间》以一个名叫杰克的5岁男孩的有限视角以及12英尺长、12英尺宽的物理空间为立足点,讲述了一个19岁少女遭到绑架和监禁长达7年的故事。绑架少女的是一个名叫“老尼克”的中年男子,他将少女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只为她提供生活必需品和食物。在被绑架两年后,少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杰克。对杰克来说,只有一个天窗的“房间”是他世界的全部,因为他和妈妈从没踏出过“房间”一步。

整本书以“礼物”、“吐实”、“濒死”、“事后”、“活着”为小标题,主要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叙述杰克和妈妈在“房间”的生活:“房间”里有衣橱、床、地毯、电视和简易小厨房等,长宽各12英尺的小空间是杰克认知里的“世界”;母亲教他唱歌、画图、数数、识字、绕地板跑步和蹦跳,用各种简陋的工具来确

保杰克发育良好,但是不希望老尼克看到他。后半部分讲述了杰克与母亲从“房间”逃脱、回到真实世界后的生活。或许,读者会因为母子二人成功地重返真实世界而深感欣慰;然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母亲与杰克都曾经历过、并将继续经历性格的失衡与身份的迷失。

澳大利亚裔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奥托·费尼谢尔将性格定义为“自我的惯用模式;使外部世界的要求与内在世界的个人冲动和需求和谐相处”。对于母亲而言,无论她身处“房间”,还是回到真实世界,外部环境的要求与其内心世界的冲动、需求始终是相背离的。而5岁的杰克在逃脱“房间”后,之所以莫名地怀念“房间”里的生活——“我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呆在房间里……”并痛感“妈说我们会自由,但现在这样一点都没有自由的感觉”是因为真实世界对他的要求与他内心的渴望、需求相背离,而恰恰只有在“房间”里,杰克的性格才是平衡的。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基本需求划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尊重需求、自我价值实现需求。前两个层次归于人的本能需求;后三个层次归于人的精神需求。守卫森严的“房间”迫使母亲丧失了自由,无论从生理方面还是心理方面,她必须绝对服从于老尼克。绝望的处境无法满足她作为人的本能需求,而精神需求更无从谈起。因此,被囚禁的母亲处于性格的失衡状态,并丧失了作为自由人的身份。然而,当她回到真实世界后才发现,真实世界并没有给予她真正的轻松与自由——媒体的曝光、医院的隔离治疗、记者的追问、咨询者的羞辱等,这一切外部世界的要求又与其内心渴望的自由、平等、轻松、宁静相背离,失衡的性格再次使她迷失了身份。她濒

临崩溃,并试图结束生命。虽然在医院的抢救下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母亲如何重塑平衡的性格,如何找寻明确的身份,如何在伤痛中求生与康复仍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

与母亲的内心经历不同,小杰克在被囚禁期间过着幸福的生活。对他来说,“房间”就是全世界,外部世界对他的要求就是与母亲呆在一起。杰克不需要去适应,因为从他出生那天起,“房间”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子宫,这个空间在许多地方就如同母体的真实延伸:一个亲密而充满关怀的有限空间。杰克内心的冲动与需求和外部世界的要求是统一的,其各个层面上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他在“房间”里有明确的身份:“也许我是个人”,“但我同时也是我和妈妈”。

最终事情发生了转向,当杰克与母亲获救之后,他一夜之间变成了小英雄,还莫名其妙地认识了许多亲戚。但是,更多的角色被引入,这个世界超越了它原本的设定,杰克不能再24小时与母亲呆在一起,也不再是母亲的中心。他必须按照别人的时间表生活,必须适应别人的礼数规矩。外部世界要求他独立、坚强地适应复杂、缭乱的环境,而他内心却渴望单纯、安全、只有母亲的二元世界。他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自处的地位,失衡的性格使他迷失了身份,他开始怀念“房间”里的生活,开始疑惑自己是与母亲一体,还是独立于母亲之外的个体;开始自问:“如果我不在房间里了,我还是我吗?”他的未来生活充满了种种困难和不确定因素。

《纽约时报》封面专题评价《房间》道:“这是一本难忘的小说,可以用任何想象得到的角度解读——心理、社会、政治。它提出一种真正独一无二的方式讨论爱,同时又让我们用新鲜恢弘的眼光,审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 动态

“重读《资本论》”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讯 100多年前,《资本论》诞生于德国。如今在欧洲,面对当今的危机,相关讨论又再度活跃了起来。马克思这个名字在今天的欧洲意味着重提一个古老的话题:是否要对经济中财富和生产的关系到进行更激进的改革。那么重读马克思的著作,在今天有什么意义?

3月,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发起“重读《资本论》——以电影、艺术和戏剧解读马克思”系列活动,在中国首度放映德国电影大师亚历山大·克鲁格的长达570分钟的电影《来自古典意识形态的消息》,马克思-爱森斯坦-资本论》。3月3日首映当天,电影大师克鲁格与中国著名学者汪晖进行了视频连线对话。此后多位德国重量级学者参与了歌德学院和北京大学、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合作举办的公开论坛,与中国学者和艺术家一起,从电影出发,探讨马克思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理论工具来审视当今的社会。

《来自古典意识形态的消息》,马克思-爱森斯坦-资本论》这部电影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1927年10月12日,苏联导演、俄国电影之父谢尔盖·爱森斯坦刚刚完成《十月革命》的拍摄工作,坐在长达6万米的曝光的电影底片上,他写道:“我的心意已决,一定要按照卡尔·马克思书中的场景那样将《资本论》拍摄成电影。”爱森斯坦相信,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作品的巨大挑战将从根本上改变电影艺术的面貌。当时,爱森斯坦想到的是由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使用的文学手法演变而来的全新拍摄手段,他想借助讲述一个工人一个下午的故事展现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大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爱森斯坦想要再次颠覆由他人用蒙太奇手法革新的电影语言,尝试使用非线性的叙述方式拍摄电影。

但爱森斯坦终究未能实现他的计划。1981年后,德国导演亚历山大·克鲁格对这一项目付诸实践。他的电影中运用了多艺术手段,其间得到了来自诸多著名艺术家和学者的支持和帮助,其中包括德国著名哲学家彼得·斯特劳戴克和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导演汤姆·图克维还贡献了他制作的短片《物体中的人》。



《来自古典意识形态的消息》诞生于2008年,这是一部长达570分钟的超长片,由三部分,即三张DVD光盘组成:“马克思和爱森斯坦在同一个屋檐下”、“所有物都是中了魔法的人”以及“交换社会的悖论”。全能艺术家克鲁格的这一大作包含将近10个小时交织缠绕式的讲述,集合老旧图片、记录和表演式的电影场景、采访、文字画面等众多表现形式,整部影片伴随激发人思考的、梦幻般的音乐。

在专门写给此次系列活动的“蒙太奇的诗学”一文中,克鲁格称:“《来自古典意识形态的消息》绝不是背叛经典,它仅仅是尽了义务去发掘在历史的火山熔岩下被掩埋的事物,从而更接近马克思和爱森斯坦。”“新德国电影”的灵魂人物亚历山大·克鲁格刚刚度过了80岁的生日。早在1962年,克鲁格在四七社朗读了自己的作品《履历集》,并与其他25位年轻电影人一道发表了号召建立“新德国电影”的《奥伯豪森宣言》。克鲁格竭力捍卫电影的独立性,在制度和经济上确保能够制作作者电影。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共计导演了14部具有纪录片特征的长故事片。在国家电影资助体制被保守政府废除后,克鲁格从1988年起转而与私立电视台合作,通过所谓的“文化之窗”栏目继续实践自己的作家政治理念。克鲁格所关注的始终是宏大的整体以及延伸到当代的那些隐匿的时间断层。他创作的作品如《告别昨天》(1966年),以及共同参与创作电影集《秋天的德国》(1978年)等成就使得他成为德国新电影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由于他对德国电影的突出贡献,克鲁格获得德国电影奖“荣誉奖”。汪晖与克鲁格在对话中讨论了历史意识和电影叙事等话题。

(王 杨)

■ 书 讯

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简体中文版出版

日前,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奥里亚娜·法拉奇(1929—2006),意大利人,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同时也是一位作家。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过邓小平。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出版过数本小说,代表作《男人》《风云人物采访记》《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好莱坞的七宗罪》等。

《风云人物采访记》是依据意大利2008年最新版翻译,是迄今最全的译本。第一卷中包括了对基辛格、阮文绍、武元甲、西哈努克、甘地夫人、果尔达·梅厄、侯赛因、南尼等的采访,评论界称其为“风



记者与风云人物的对决记录”,采访中充满引导与对抗、智慧与谋略,既是一部精彩

